



相传甜菊和苦菜原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她们的父亲是一位杏林高手，悬壶济世，治病救人，深受周围百姓的爱戴。

姐妹俩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帮父亲分拣和整理采回来的草药。再大一点儿，她们就和父亲一起上山采药，所以对药性、药理也颇为精通。姐姐甜菊乖巧懂事，聪明伶俐，有患者到来，甜菊总是热情招呼，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每一位患者。妹妹苦菜一般不多说话，喜欢默默地工作，有时却语出惊人，往往能想出父亲都想不到的好方子、好办法。父亲有这么两个好女儿的帮助，真是如虎添翼，更是名声大振。后来，慕名而来的患者与日俱增，他们为更多的老百姓解除了病痛。

转眼间，甜菊和苦菜十二岁了。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傍晚，姐妹俩从山上采药回来，她们迈着轻快的脚步，唱着动听的山歌，放眼望去，湛蓝的天空下青山绿水甚是喜人。这时，一阵微风拂过，蔚蓝的天空上有几朵洁白的云彩在轻轻地飘动，它们有的像绵延起伏的大山，有的像可爱的小白兔，有的像一只昂首挺胸的大公鸡，有的像传说中的麒麟威武地挺立着。她们好喜欢这自由自在的白云！

就这样，姐妹俩手拉手，走在这长满各种花草的草地上，忽然，一缕淡淡的香气飘来，甜菊吸了吸鼻子，喊道：“车前草！”她们循着香气，很快找到一株又大又壮的车前草。苦菜说：“听说车前草是一个小男孩为给母亲治病变成的，他的行为真是令人佩服。”甜菊不假思索地说：“换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给母亲治好了病，也为后人造福了。”姐妹俩边说边走，转眼就到了半山腰的村子边。

忽然她们听到一阵呼天抢地的哭叫声，苦菜把药筐甩给姐姐，飞快地朝哭声的方向跑过去。只见一户人家

的大门口围着几个人，一位妇女抱着一个一两岁的小男孩儿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苦菜扒开众人，挤上去一看，只见这小男孩儿两眼上翻，小脸憋得黑紫黑紫的。“怎么了？”苦菜问。那妇女哭着说：“萝卜、萝卜，吃萝卜卡着了。”

苦菜二话没说，就“噔噔噔”地跑回家，飞快地提了一个油葫芦跑出来。到了跟前，她叫人帮忙捏开了小男孩儿的嘴，灌了一点儿麻油下去。苦菜接过孩子，慢慢地给他按摩着，有人都瞪大眼睛，着急地看着。只见苦菜按着按着，“呯”一声，萝卜块吞下去了，小男孩儿“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中年妇女转悲为喜，对着苦菜就要磕头，感谢苦菜的救命之恩。众人也夸苦菜姑娘机智勇敢，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从此，苦菜姑娘声名远扬，老百姓都知道周大夫家的苦菜姑娘聪明能干，医术精湛，机智果敢。

就在这年的秋天，姐妹俩的妈妈生了一种奇怪的病，每到晚上就咳嗽不止，喘不上气来，而且下肢浮肿，浑身无力。父亲想尽一切办法，用了好多方子，都没治好妈妈的病。眼看妈妈病得奄奄一息，姐妹俩都非常着急，看着妈妈被疾病折磨得痛不欲生的样子，她们恨不能替妈妈生病，减轻妈妈的痛苦。

这天晚上，姐妹俩给妈妈做了按摩，服侍妈妈睡下后，又开始唠叨着“如果可以医治妈妈的病，让我干什么都愿意”的话题。说着说着，她们歪在妈妈旁边睡着了。

睡梦中，姐妹俩忽然听到一个轻轻的声音：“甜菊，苦菜，我是云朵仙子，你们愿意用你们的一片孝心救妈妈吗？我可以帮助你们。”只见一个白衣飘飘的仙女站在她们面前。“愿意！”

甜菊和苦菜

袁俊玲

愿意！”甜菊和苦菜二话不说就站起来跟着云朵仙子走了，苦菜还不忘背上平时采药用的竹筐和工具。云朵仙子轻移莲步，轻轻松松地在前边走，姐妹俩跌跌撞撞地在后边跟。

走到一条羊肠小道前，云朵仙子停住了。她对甜菊和苦菜说：“顺着这条小路一直走，不能回头，你们要翻过三七二十一座山，跨过三七二十一条河，吃尽万般艰苦，才能修成正果。如果后悔了，只要调转身子走九九八十一步，就找到回家的路了。”说完，云朵仙子就不见了。

姐妹俩这才借着月光仔细地看了看面前的大山和脚下的小路。山也不是她们平时采药的山，路也不是她们平时采药的路。这是哪里啊？不管怎样，为了妈妈，不能回头，只能往前走。

刚走到山前，甜菊一把拉住了妹妹，定神细听，耳朵边传来“咝咝”的声音，仔细一看，啊！漫山遍野都是蛇。还好苦菜带了药筐，里面常备有雄黄、苦菜用两个手指捻一点儿雄黄，慢慢地搓着撒出去，雄黄粉随风飘开，蛇退开了。姐妹俩向前走了几步，撒一些药粉，再走几步，再撒些药粉。

就这样，她们边走边撒，一直到了山顶。

下山的路崎岖坎坷，到处怪石嶙峋，好在姐妹俩平时上山采药，练就了一身好功夫，才勉强连拉带拽地下到山底。山底下黑咕隆咚，只听得“哗啦”的水声，可以知道前边是一条大河，也不深浅，湍急的河水“呜呜”地叫着，像一个张开嘴巴的巨大的妖怪，令人胆寒。

甜菊有点儿胆怯了，苦菜握了握姐姐的手，拿出斧头砍了两根结实的树枝，姐妹俩抓着树枝，边探路边慢慢地蹚过河去。

姐妹俩刚刚喘了一口气，就听到远处传来“嗷呜、嗷呜”凄厉的叫声。啊！是狼？甜菊迅速反应过来，赶紧吩咐妹妹说：“狼怕火，快点火！”姐姐俩脱下外衣，粘上点雄黄，点着了火把，勇敢地朝狼群的方向走去。狼看到火害怕了，渐渐地向后退，退着退着，狼掉转头跑了，姐妹俩胜利了。

三

就这样，她们翻过二十座山，跨过了二十条河，经历了千难万险，终于来到第二十一座山前。这是一座冰山，坚硬的冰山在月光下闪着粼粼的寒光。

姐妹俩的衣服已经烧的烧，破的破，冷得直发抖。苦菜毅然决然地拿出斧头和镰刀，开始凿冰，她们凿一个坑，踩着这个坑再凿一个坑，一步一步

地往上爬。眼看就要爬到山顶了，忽然一只大老虎张着血盆大口拦在她们面前。

甜菊害怕了，想回头跑，没想到没站稳，一个趔趄摔倒了，滚下了山。甜菊摔下去的地方升起了一朵白白的云彩，轻轻地向天上飘去了。

苦菜听到姐姐摔倒了，正要回头看，耳边传来云朵仙子的声音：“不要回头，不要回头。”苦菜忍着眼泪，坚定地向着山头爬去。大老虎跑过来，“哇呜”一口叼住苦菜向山下拖去。

苦菜被老虎拖着奔跑，锋利的冰块把她割得遍体鳞伤，苦菜昏了过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阵剧烈的疼痛使苦菜又清醒过来，原来老虎叼着自己走在一条河里，河水渗进伤口里，钻心的痛。

这时候，云朵仙子出现了，朝着苦菜轻轻地一挥衣袖，苦菜感觉到所有的疼痛都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全身轻快无比。原来苦菜也变作了一朵彩云，轻轻地飘起来了，怀里抱着几棵没见过的野菜。苦菜好开心，她在蔚蓝的天空飘啊飘，碰到了姐姐甜菊，姐妹俩飘到自己的上空，把自己一片孝心变成的野菜抛在了院子里。

第二天，苦菜的父亲起来一看，院子里长了好多野菜，赶快呼呼甜菊和苦菜。天空中，甜菊和苦菜露出开心的笑容，朝着父亲喊道：“爹爹，我们在这里，快给妈妈治病吧！”父亲这才知道这野菜是甜菊和苦菜的孝心变成的。父亲难过地流下了眼泪，不过看到两个孩子已经成为仙子，在蓝蓝的天空中自由飞翔，也为他们高兴。他强忍着泪拔了几棵野菜给俩妹妹的妈妈熬着吃了，效果不明显。他又仔细观察，发现另一种野菜的叶子比这棵薄一点儿，边缘有好多锯齿状的豁口，摘一片叶子一尝，味道很苦。原来苦菜被老虎拖着，身体被划破了很多地方，伤口没有愈合，所以叶子的边缘有好多的豁口。她为了妈妈吃了很多苦，所以身体都是苦的。

父亲又把这种野菜给妈妈熬着喝了，奇迹出现了，妈妈的病全好了。人们听说了姐妹俩的故事，被她们的孝心所感动，就把这两种野菜分别叫作甜菊和苦菜。她们被广泛地传播出去，造福天下百姓，所以现在漫山遍野到处都有甜菊和苦菜。

后来就流传下来一首歌谣：

甜菊苗苦苦菜根，姐妹性格各不同。

清热去火俩都行，想要台病苦菜寻。

直到现在，我们挖苦菜时，说不定甜菊和苦菜就躲在云朵里，开心地看着我们笑呢！



二月春风似剪刀

陈晓云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当贺知章的这句诗在心头荡漾开来，二月的春风便似一位灵动的艺术家，手持着那把无形的剪刀，在天地间肆意挥洒着它的才情与创造力。

二月，是冬与春的过渡之月，带着

些许残留的冬寒，又孕育着蓬勃的春意。

此时的春风，恰似那衔接两个季

的桥梁，轻柔而坚定地推动着时光的车轮，裁剪出一幅又一幅令人惊叹的画卷。

春风掠过湖面，将平静的湖水剪成

了波光粼粼的锦缎。那一圈圈扩散的

涟漪，是春风留下的足迹，也是它

赋予湖水的灵动之美。

湖边的垂柳倒映在水

中，与春风裁剪出的波纹相互交织，构

成了一幅如梦如幻的画面。偶尔有

几只鸭子在湖中嬉戏，它们欢快地游弋

着，打破了湖面的平静，却也为这春日的画卷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

二月的春风，不仅裁剪着自然的风

景，也裁剪着人们的心情。

在这春风沉醉的时节里，人们纷

纷走出家门，去感受那温暖而又充

满活力的气息。孩子们在春风中放飞

风筝，那五颜六色的风

筝在天空中翱翔，仿佛是春风剪出的梦

想。

如果说冬天是一幅凝重的水墨画，

那么二月的春风则是一位技艺高超的

画家，用它那把神奇的剪刀，将这幅水

墨画剪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油画。它

用细腻的笔触，鲜艳的色彩，描绘出

了一个充满希望与美好的世界。

“二月春风似剪刀”，这把剪刀裁出

了大自然的千姿百态，裁出了人间的万

种风情。它是春天的使者，是生命的律

动，是希望的象征。让我们沐浴在这二

月的春风里，感受它的温暖，聆听它的故

事，与它一同谱写这美好的春天篇章。

乐意帮忙，那两颗大柳树就一边愉快地生长，一边记录着村子里发生的各种事儿。

夏季是故乡最忙的季节，插秧犁地、修坝开田，一家一处，热火朝天。村子逐渐被一畦绿色包围起来，每天被一锄一镐、一株一行的雕琢修饰着，吸引来一朵朵白云，低低的看着这片土地上的变化。

当大地和小苗感到干渴时，风儿最先知道，从西北天边搬来一片黑云，稀里哗啦的下上一阵。雨后是燕子的节日，那些眼睛明亮、剪刀般羽翼的黑色精灵吃饱后，在夕阳下一排排站在大柳树附近的电线杆上，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像婆娘们一样的聊天。哪家的屋檐下好搭窝？哪家的屋檐暖和。

记得一家新搬来的外地户，做菜喜欢放辣椒，就没有燕子在他家住，这家主人经常在大柳树下抱怨本地燕子也欺生。入夜，月明星繁，但路是漆黑的，对面说话不见人。当村子里的大黄狗们都已经入睡时，这世界便属于村外稻田里的青蛙们，它们的聚会整夜不停，呱呱呱的叫声此起彼伏，像那片稻田里奏出的交响曲。但从没有村里人抱怨这声音打扰了谁的睡眠，因为那叫声最响亮的地方也是秋天最丰收的地方，谁家都希望青蛙们的雪花也御了气，逐渐变得软绵绵的了。

在故乡，迎接春天的第一支花并不是迎春花，而是山野里的冰凌花。它展示出顽强的生命力，那时的雪根本压不住它生长的欲望，解冻的土地也给了它力量。在阳光的召唤下，冰凌花推开白雪的阻挡，开出金黄色的花瓣，骄傲的站立在雪中央，让满山的白雪黯然神伤，让在故乡长大的我们欣喜若狂，因为春天来了，一切都有盼头了。

曾经寂静一个冬季的路开始有了行人的足迹。走亲戚的人从远方来，带来新的发型、新的语言、新的服装、新的消息，外面的一切让村子里的年轻人躁动不安，他们急于外出学习或做工，寻找更温暖的世界。他们走前都到村中那两棵大柳树下，有时一等就是几个小时，等过路的车。村里许多人也都来帮忙，不管哪来的车，总是附近村子的、总是有人认得的，谁家的连桥、谁家的叔伯大爷、谁家的远方亲戚，谁在扭大秧歌时认识的人，说上一句话，捎带个脚。说成功了，脸上有光有脸面，自己遇到困难事儿时大家也都

记得一家新搬来的外地户，做菜喜欢放辣椒，就没有燕子在他家住，这家主人经常在大柳树下抱怨本地燕子也欺生。入夜，月明星繁，但路是漆黑的，对面说话不见人。当村子里的大黄狗们都已经入睡时，这世界便属于村外稻田里的青蛙们，它们的聚会整夜不停，呱呱呱的叫声此起彼伏，像那片稻田里奏出的交响曲。但从没有村里人抱怨这声音打扰了谁的睡眠，因为那叫声最响亮的地方也是秋天最丰收的地方，谁家都希望青蛙们的雪花也御了气，逐渐变得软绵绵的了。

秋天时节，大柳树泛黄了，落叶了，麻雀们不敢落在枝头，树下也很少有说话唠嗑的人，此时的故乡进入收获的季节，家家的小牛车、手推车，在村中的路上来来往往，欢声笑语中拉回金黄的收获。地里多了一个个水稻垛子，家家门前搭起玉米楼子。大黄狗们在水稻垛子间东奔西跑，抓老鼠，管闲事。新草铺过的房檐下挂起了一串串红红的辣椒。我们被家长留在屋子里学习，但外面热闹闹的场面却和书本里的知识一起流进了记忆中。

故乡是极寒时最富足的那顿饭；是冰雪中第一眼望见的冰凌花；是远行时大柳树前乡亲们热情的相送；是夜晚稻田里的一片蛙声；是雨后屋檐下燕子的低声呢喃；是金色秋天里满载收获的吱呀声语。在我离开时，故乡也收起行囊一路走在我的记忆里，像冰凌花一样顽强，像太阳光一样温暖，像灵魂一样陪伴在我身旁。



故乡的灵魂

董平

我一直感觉故乡是有灵魂的，不管你离开多久，不管你身处哪里，不管后来故乡是否也改变了模样，也不管你经常回去、偶尔回去或从未回去，故乡的样子却一直在你的脑海里，它并没有跟着你远行，但它的一景一景、一草一木，却静静地陪伴着你。

你忙碌时故乡就隐藏在你的记忆深处，你思乡时它就从记忆里浮现出来，原封不动地把你所有的回忆打开。那些个普通的日子虽然被时间

消磨得失去了波澜和色彩，但就像体内基因的保守序列一样，正是这些看似平淡的时光却让那些深刻的记忆在回忆中跳动闪烁，在你不经意的一颗烟、一盅酒、一杯咖啡中将你的内心生活打点得美好坚强。

我的故乡现在想来并不遥远。快速交通条件下1天内就可抵达，但兄弟姐妹们都已在城里安家生活，父母也进城生活在子女的身边，就连以前的一些邻居、小时候的同学玩伴也都在城里

发着朋友圈。故乡的里里外外都发生了变化，大部分的人已经不认识了。记得有一次回到小时候经常玩耍的水库走走看看，却被一个红脸大汉远远地跟着，原来村里的水库早已被个人承包，那大汉以为是来偷鱼的人。

小时候最愿意去买东西的那个供销社也不见了，一行行砖瓦房代替了原来的泥土草房，进出村子的路也从原来的砂石土路变成沥青柏油路，只有村中间的两棵大柳树还枝繁叶茂地站立